焦氏四書講錄

焦氏四書講録孟上卷之九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一節

夫子當路於齊是公孫丑之設言管晏之功可復許丑尚恐孟子不敢許在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管仲晏子是齊人公孫丑亦齊人故孟子斥之曰子誠齊人也但知有管仲晏子而已自管晏之外更有抱聖賢格心之學達而王莫大之功者則未之知矣

或問乎曾西曰一節

此條引曾西之答問重在管仲一邊然不去子路一段者正見管仲不如子路以管仲且不如子路况能如孟子乎○吾子與子路競賢與管仲競賢都以人品說不說事功或人初

比曾西於子路曰其不敢當繼以管仲比之亦知管仲不如子路者較之公孫丑更優○聖賢之功間有不大就者以其得君不專或得君專而又在位不久也管仲得君專既有可爲之勢行政久又有可爲之時而功烈卻如彼卑是以不足取甚○問管仲之功雖大於孔子曾西何以卑之曰孔子是就管仲的功論曾西是把聖賢事律他卑之者小其器之意大之者惡而知其美之意若有問孔子曰夫子與管仲孰賢則孔子亦斷不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

曾西學於孔氏我與曾西同一學術管仲既曾西所不爲亦我所不爲也而子顧我爲之乎不要說低了曾西管仲不爲則晏子可知矣

曰管仲以其君霸一節

凡事能左右之曰以以其君霸以其君顯是管晏以之不足其君自能如此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此以字即上二以字我若以齊之若字不止於霸不止於顯而可以王王亦不勞餘力將反手之間此管仲晏子真不足爲矣○問當時周室尚存孟子要以齊王不知置周於何地恐非春秋尊周之意曰此時列國兵爭天下糜爛已極天命人心已去周了周天子作主不得雖孔孟亦不能輔之有爲正合革命之時也夫語其時既當革矣齊之勢又易革矣孟子之才又能革矣若當路於齊又可革矣易之革曰改命吉此之謂矣故春秋尊周者文王之以服事殷也今周王齊者

武王之順天應人也道其並行不悖者㦲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一節

文王不足法公孫丑云文王之德是德之盛者猶難於王今夫子以齊王爲反手不待百年而已洽不待人繼而自行豈夫子之德優於文王而文王之德不足法歟

曰文王何可當也一節

文王何可當此句提起看文王之德本不可當而易於王其不王者時勢難之也由湯至久而後失之一段是時之難尺地至是以難一段是勢之難○由湯至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恩之結民心者深教之成民俗者厚故天下歸商已久一時難變而歸他也○盤庚後商道寖衰諸侯多不來朝武丁用

賢脩政勃然中興故云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由湯至武丁已連武丁說了而再說武丁之盛者不重在武丁只爲紂去武丁未久云耳○故家者舊臣之家遺俗者舊民之俗屬下遺謠流風者風化之源善政者政事之設爲上邊說俱是武丁時的雖不能盡存猶有存者微子微仲比干箕子四人是同姓之賢膠鬲一人是異姓之賢○時之難有兩小段湯至武丁與武丁至紂是失勢之難亦有兩小段地與民是矣○看來孟子此處亦未及論文王之心也文王之心即時勢足以代商亦不忍於王者易之既濟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紂雖殺牛時已過矣文王雖禴祭時則方來也是求時勢之難王乎宜王而不王此文王之心也此

孔子所以謂之至德也哉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一節

此承上起下之語智慧鎡基不兩平下句是明上句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齊之時則有其勢而不可乘也有其時而不必待也其王天下不可以文王例矣

夏后殷周之盛一節

此條說齊王勢易不似文王之勢地不改闢與於天地莫非商有民不改聚與於一民莫非商臣○夏后殷周之盛王畿不過千里而齊有千里之地是地已闢了不待改圖而後闢民居必有雞犬自國都達四境居之密而雞犬相聞是民已聚了不待改圖而後聚有地則有財也地闢則財富有民則

有兵也民聚則兵強我若乘此勢而以齊王行仁政則其王真猶反手矣而孰能禦之耶

且王者之不作一節

此條說齊之勢易不似文王之時王者不作異於商之賢聖繼作虐政憔悴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時是機會勢是力量既有了勢又有了時我若乘此時而以齊王行仁政則不待深仁厚澤而民心為易感猶饑者之於食渴者之於飲不待故炎之味而感之亦易深也饑渴二句即賈生云饑者甘糟糠與若利短褐天下嗸嗸新王之資也或以饑食渴飲作仁政的實事豈憔悴之民皆是饑渴而欲以湯飲飲食之耶 王天下皆須一一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此引孔子之說只以說行仁政而王與饑渴易爲飲食之意不可把此條與時勢二條作三平看謂時勢既易而德行又速也速於〻字訓作過字置郵之傳命固速而德尤過於置郵速之甚矣○德行速本時勢易說孔子未必有此意引之者然也若不本時勢說則文王之百年未洽者又何不速與

當今之時一節

此總上文之語當今之時〻易也萬乘之國勢易也我若乘此時勢而以齊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其德行亦甚速也故政事之行但半於文王不必百年之久不待武周之繼而功烈之所就則必倍於文王不止三分之有二天下之未洽矣所謂王猶反手者此也夫以文王之功而且可許其

倚之況管仲晏子區區霸顯之功又何足爲哉○問晏子不消說若孟子處管仲之時不知他功業如何做曰聖賢作用的妙處固不可測然大要亦只是尊夏攘夷一匡天下耳但孟子是實心實意去做不比管仲之假仁義以濟私欲也故曰王霸之分只在誠僞而已矣君子可不審其幾哉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一節

夫子加齊之卿相是公孫丑之設言霸王不異只說任大責重而可以致王霸不說或能霸王了丑還恐孟子擔當霸王不過而有疑懼之意在○孟子說我四十不動心此時想在四十後更有何動心處以齊王猶反手又何霸之足問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一節

公孫丑見孟子勇於擔當遂借孟賁以贊其不動心之難告子先我不動心孟子此處亦未論告子之是非只借以見不動心之不難告子且不動心而且又先於我信乎不動心之易也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丑是泛問不動心之道孟子亦是泛說不動心有道心只要有主人若各任其意見各守其學術而執以爲此心一定之主則隨其身之所接而此心亦皆不動如下文所引以必勝爲主者是北宮黝不動心之道以無懼爲主者是孟施舍不動心之道以理爲主者纔是曾子不動心之道○程子云心未定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志既正則

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爲不動心〇不動心便是勇故下文以勇字發明不動心之道

北宮黝之養勇也一節

此條是北宮黝不動心之道不撓不逃只是不至被刺意非謂刺之亦不撓不逃也思以九句把思以一毫挫於人二句爲主下七句都本此二句說惟其不肯一毫挫於人故不但不受辱於褐寬博雖萬乘之君亦不受其辱而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所嚴憚者蓋雖諸侯有惡聲至猶必反之而況肯受其辱也要之此亦極言黝之勇耳其實果有萬乘之君在上因事挫他黝何敢刺之莫謂刺之雖惡聲亦不敢反之也如此則亦不能保其不動心矣

孟施舍之所養勇一節

此條是孟施舍不動心之道視不勝猶勝六句都是舍之言量敵者量別人不能勝我慮勝者慮我能勝別人二句亦是一意此正臨事而懼行三軍之道也舍却以為畏三軍而無勇若他只要無懼勝負都不計較國事幾於僨矣

孟施舍似曾子一節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只以氣象之近似說舍專守己曾子反求諸己此相似處只以兩箇己字作眼黝務敵人子夏篤信聖人此相似處只以兩箇人字作眼○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直是說二子之勇一般未有一箇賢者然論其所守則舍比之黝為約約者不是守這約乃是所守者得

其約也蓋在人者不可必在己者可常必務勝人者其心主
於必勝而不動然人或以力勝之亦不免爲之動了尊守己
者其心主於無懼而不動戰勝不消動戰不勝亦無懼而不動是之爲得其要矣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一節

此條是曾子不動心之道含黝之所守要皆非守之吾而其
爲勇要皆非勇之大者曾子纔是守之正而勇之大也孟子
之勇蓋得之於曾子而曾子之勇又得之於孔子不動心之
本源正在此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此處已見得矣自反不
縮一段輕只重自反而縮一段縮不縮指理說不惴吾往指
氣說吾往不難是往戰凡往而決大疑往而斷大事皆是也
理直則氣壯無不直則氣餒不直者雖褐寬博亦惴之而况

乎貴者乎直若雖千萬人亦往而況其少者乎○孟子直養無害集義而生須正勿忘勿助長即自反而縮之謂也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即千萬人吾往之謂也宛然孔氏家法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此是贊曾子所守之約舍之守特約於黝若以之較曾子則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蓋舍所守是氣曾子所守是理凡事以曲直爲老壯舍之無懼不能以理爲主全是氣之所爲若有人以理勝之未有不屈者如項羽蓋世拔山之氣只被高帝三軍縞素爲義帝發喪羽之氣便從此屈而奄奄九泉下人矣曾子以理爲主有理就有氣内省不疚者夫何憂何懼王公遇之失其貴晉楚遇之失其富儀秦遇之失其辯賁育

過之失其最隨他天來大事皆不能壓得故曰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要之舍不如曾亦因論及此輩云耳曾子者豈止舍輩之不如哉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一節

此條是丑問孟子與告子不動心之道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告子不動心之道知言養氣是孟子不動心之道雖有得失精粗之不同然皆是心有主而不動者也○不得於言如欲言性而不得性之理欲言事而不得事之理此是心上理不明之故合該審思明辨而求其理於心告子以爲如此心便動了故寧舍置其言隨他鶻突更不求其理於心○不得於心如接人有所失而心不安應事有所失而心不安此或是氣上有暴戾之故合該謝懲補過而求

其助於氣告子以爲如此此心便動了故益強制其心隨他失去更不求其助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亦是不可的而僅可之者以之較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則爲彼善於此耳要之僅可者畢竟不可故下文歷歷說氣之當養以見不可之意

○此言字與知言言字不同此是自己的言知言是別人的言孟子於人言上知之則己之言可知矣告子於己之言且不得況人之言乎

○夫志氣之帥六句不是以志氣平說重在氣一邊此爲破告子勿求於氣說也晦庵子於志上都着一箇守而帶落到氣邊去最好志爲氣之帥者管攝百體主宰群動若握權而出令者有將帥之義氣爲志之役者一進一退一往一來小小者運之而大隱者張之而顯有充滿之義

至次二句就因上二句凡得爲氣之帥便是至者爲體之充一便是次者至者所當持次曰持其志次者亦不可暴故曰無暴其氣告子於氣而勿求則必不免暴氣之病而僅可者亦終蹶於不可矣○次是即次之意但此處且莫說得要緊意太明了且是以又有下文之疑○看來孟子之不動心只是心上用功養氣不過是其助也持其志無暴其氣語雖相兼而意實以志爲要持其志者志是心之所之於此而敬守之無一念不合理無一事不合理一切氣使自調停安得暴戾只一持志自然無暴氣了故持志是一了百當的工夫所以兼云無暴氣者只爲告子之勿求於氣說耳若告子無此病痛則無暴其氣亦不消說矣○陽明子曰告子之不動心只

在不動心上着工夫孟子之不動心便直從此心元不動處分曉心之本體元是不動的只爲事有不合義便動了孟子不論心之動與不動只是集義事事無不是義此心自然無可動處若告子只要此心不動便是把捉此心將他生生不息之根反阻撓了此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也可與孟子較短長哉

既曰志至焉一節

丑此問重在氣上孟子答之亦以氣爲亞蓋次之爲說不是以氣爲不要緊也彼志一了固能動氣而氣一了亦能動志此持其志者所以又要無暴其氣志一動氣氣一動志都兼善惡說今夫二句明氣一之動志只就惡邊說者即其惡而善者可知惡亦不止於趨蹶只就粗處說者即其粗而精者

可知矣○視爽色聽淫聲心便爲之蕩○聞善言見善行心便爲之豁達興踴躍而怠惰之心自生乎足恭而敬愼之心愈爲此皆氣一動志之驗也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其殆遺一蹶而不得一便若乎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此條是丑問孟子所以異於告子之强制者有何長處知言養氣正是孟子之長處就成功說知言則有以明乎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此心自然不動而與告子之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强制而不動者異養氣則有以配乎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心自然不動而與告子之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强制而不動者異○問不說窮理却說知言如何曰人

在堂上方辨得堂下人曲直能窮理縱能知言不然何以辨得是非邪正說知言則窮理可知了且易簡而易知者理也人之語言千態萬狀却不可測最為難知者能知言則窮理又不是道矣○養氣便不是失養了之善便又不是助養然亦不在氣上用工夫只一集義而已義出於心是從心上下手也故知無暴其氣者只一時其志是於氣上可著工夫耶

求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浩然之氣難言不是真無可言者學者須工夫到頭方此氣充滿方識得此氣方可與他言稍不到頭的行不去了便說氣非浩然却不知是自家欠了工夫豈能浩然從縱與他言亦不信故難言二字謂須實體而自得也○問浩然之氣與

血氣同否曰只是一箇氣有理在其中便爲浩然之氣不由理而發便只爲血氣耳然人所稟氣亦自不同有稟得強者遇事亦隨分作得去有稟得弱者全不能有所振作惟是養成浩然之氣便與天地一般無箇強弱之別

其爲氣也至大二節

此兩條正言浩然之氣都就總說尚未說到人能養成此氣故兩以其爲氣也起之下必有事焉就人能養氣者說晦庵了於配義與道處即云人能養成此氣恐非本旨

天地之氣最剛大人得天地之氣以生故亦如此此剛大是氣之本體然非直養則本體亦不可見故以直養者說直養是以義養之義之理最直直養便是無害非直養了又須無

害也此亦輕說過只以見氣之剛大耳若謂剛大塞天地者全由人爲得來卻不是氣之本來面目矣○問氣在人身如何能塞天地曰天地間只有此氣無一事不可做無一處不可到所謂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洋溢乎中國施及乎蠻貊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尊親者非塞天地而何也如禹手胼足胝而地平天成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孔子誦述六經而萬世爲憲天地之間不果充塞哉

天地之生人理氣合下一齊交付理合於氣氣合於理一滾出來自然相合而不相離若相配然者道義是理凡其運用張施以至塞乎天地之間都是氣之所爲若無是氣便餒了雖有道義亦何以行之譬之魚水氣是水道義是魚水與魚

是相配合而有助者魚得水纔能躍而行若無水便困而死矣〇道外無義義外無道此云義與道者循理也義也之謂耳晦庵于云道者天理之自然義者人心之裁制人心天理一也可分爲兩物哉

是集義所生者一節

此條亦是言浩然之氣還就氣說未說人之能養與不能也氣之在人是集義所生非以義襲而取之者蓋集義之人心惟正大光明純是德性用事事事都快於心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自然揚眉吐氣烈烈轟轟而此氣充塞乎天地之間故曰是集義所生者重集義上生字對餒字看亦不是本無而乍生也也非義襲句只反說以見不可不集義耳義襲

者事事不合義只一事之義敢作敢爲恰似有氣魄的然無生生之理只是些客氣不久便消索如何取得氣來行有不慊二句是發明非義襲之意行有不慊於心者事事儘合義只有一事不義而不慊於心氣便餒了况於事事不義只有一事不合義者可襲而取之乎○義便慊於心不義便不慊於心可見義在心內不在外也告子以義爲外則必不能集義而不慊於心發浩然之氣何自而生哉

必有事焉而勿正一節

此條總說心之養氣者要以集義爲事集義與義襲是一段的骨子有事便是集義正忘助便是義襲○有事勿正作一聯說勿忘勿助長作一聯說養氣者要氣之生必以集義爲

事而勿正其效俛以集義爲事宜乎氣之充而或未充者必是集義之未至但當勿忘所有事而亦勿助其長耳○問忘是忘箇甚麼助是助箇甚麼陽明子曰我此間講學只說箇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間斷即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須更說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簡易何等灑脫自在今却不去必有事焉上用工夫而乃懸空守着一箇勿忘勿助正如燒鍋煮飯鍋內不曾漬水下米而專去添

柴放火不知此中燒出箇甚麽物來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已先破裂矣○正忘助俱不可有者然助長之害尤甚有志向的人要去幹事業多罹助長之害故無若宋人以下專以助長說宋人事有無不可知然不云別國而云宋人者告子是宋人亦是譏告子也陽明子謂告子強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專說助長之害是矣○天下之不助苗者寡猶今人文學之影語是說不助氣者寡也以爲無益二句輕只重助之長三句舍氣不養者氣尚爲未槁之苗助氣而長者氣則爲槁苗而無復存秋之利非徒無益而又以害之是無利而有害也說到利害之際令人爽然一悟○問助長害氣是如何樣子曰如殷浩強學伊呂而有北伐之敗王介甫強學周

公而有熙豐之禍王仲淹强學孔子而有獻策之處堅白不
足而自試於磨涅未有不至於磷緇者助長之害是如此〇
集義而勿正忘助長是爲直養無害善養浩然之氣者矣是
爲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者矣其不動心也有由然哉

何謂知言曰一節

此條是說知言之事人之言皆本於心心裏有失言纔有失
孟子之知言是因其言之失而知其心之失處〇言有善惡
邪正都該知得此只云詖淫邪遁者知得不好的一邊則好
的一邊亦自見得盡天下事只有箇是與不是辨得那不是
的就識得那是的了然非窮理之至者亦安能辨得如此親
切乎〇詖淫邪遁亦是從告子說來詖者心蔽而言亦蔽淫

者心陷而言亦陷邪者心離而言亦離遁者心窮而言亦窮但在言謂之詖淫邪遁在心謂之蔽陷離窮各以其類耳生於其心四句訓詖陷離窮說生於心不止其言詖淫邪遁也以此而議政以此而議事必且害於其政大綱都被害了害於其事衆目亦都壞了政事之害不分先後胡氏云此處先政而後事後偏先事而後政只見得無大無小莫不有害不必拘先後者是矣○聖人復起必從吾言指生於其心四句此不是誇吾言之是以取信於聖人乃是決爲之辭見得生於其心者斷斷乎害於其政事矣○生之爲性者告子之言也而知其有人類爲犬牛之害爲我兼愛者楊墨之言也而知其有無父無君之害縱横闔闢者蘇張之言也而知其有

率土地而食人肉之害不徒知之深而尤距之嚴孟子之知言亦大有功於天地之間者耶○知言便是天下之至明矣養氣便是天下之至誠參明誠合一此孔氏家法也守之於曾思者又得之於孟子參其不動心也有由然哉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二節

宰我子貢善說辭是有言者不必有德顏冉閔子善言德行是有德者必有言善言德行亦是兼言行而有之者但丑學識粗淺以爲只是德行而不善說辭○知言則必善說辭養氣則又有德行是亦孔子兼之也故曰既聖矣

學不厭是學聖人之道而不厭教不倦是以聖人之道教人而不倦○學不厭者常常存此虛靈不昧之心故曰智也教

不億者常常存此萬物一體之心故曰仁也仁智總不外一箇心一存心而聖人之事盡矣

昔者竊聞之二節

聖人之道渾然全體子張得其威儀游夏得其文學是爲一體顏冉閔子具得全體但未能大而化之一體不要說小了做學亦只輕帶說丑意都以爲好故問孟子之所安者何人問顏子地位儘高亦姑舍是如何曰此是孟子之志立志者須以聖人自期待纔讓第一事與別人便是自棄古人立志大率如此但立志之後要力行以酧此志不然則其志寥寥而行不掩焉者亦何足取乎

伯夷伊尹何如一節

伯夷伊尹何如丑問孟子安之否孟子說與我不同道道既不同則亦在所不安也○仕止是出處久速是去就○皆古聖人提起孔子把夷尹帶落說孔子固是聖人而夷尹亦是聖人也吾未能行句輕只重願學孔子句舊說伯夷能清不能任伊尹能任不能清孔子則不偏於清而未嘗不清不偏於任而未嘗不任我所以願學之如此則夷尹孔子之優劣判然矣丑又何疑其若是班乎

伯夷伊尹於孔子一節

自生民以來不是說凡民中未有孔子自天地生人以來聖人不知有了多少皆未有如孔子者也况於夷尹而可若是班乎○未有孔子不可以仕止久速貫推開去說已包宰我

子貢有若之意在內矣

曰然則有同與一節

此條是說三聖人大本大節之同處晦庵子以德之盛心之正作兩平看時文且依他說愚意作一串說更好孔子與夷尹雖未曾得天下然使得百里之地爲之君皆能朝諸侯而有天下所以能有天下者豈是行不義殺不辜而得之蓋是心之正德之盛諸侯自然來朝萬民自然來歸而有天下也若是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則皆其所不爲者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一節

孟子要引宰我子貢有若之言以見孔子之異於夷尹故先明三子之言爲可信智足以知聖人句重汙不至阿其所好

輕帶說汙字與智字及此二句是友雖明三子之言必可信

耳知三子之言必可信則知孔子之聖夷尹必不可得而班矣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此條是宰我知聖人之言孔子之道德只與堯舜一般功業却賢於堯舜致治於一時功業猶有限孔子垂教於萬世功業則無窮也○宰我說孔子之功業如此其說道德亦有云夫子言不離道動不遺仁貴義尚德清而好儉仕而不祿所以為積不合則去進無吝心妻不服采妾不衣帛車馬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亦可謂知聖人[illegible]人○堯舜大聖人也而且賢之而且遠矣況於他人乎

子貢曰見其禮一節

此條是子貢知聖人之言子貢之意不重百王只重在孔子見禮知政聞樂知德是泛論箇理也要以德政爲主禮以飾政者故見禮可以知政樂以象德者故聞樂可以知德如見汙尊杯飲之禮便知上古朴畧之政見籩豆簠簋之禮便知後世尚文之政聞盡善盡美之樂便知性之者之德聞盡美未盡善之樂便知反之者之德此類是矣○等百世之王是差等百王之德政未有夫子是未有如孔子之德政者不是未有孔子之禮樂也子貢嘗云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便是孔子之德又云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便是孔子之政百王之德政

皆未有如孔子者矣況于夷尹乎

有若曰豈惟民哉一節

此節是有若知聖人之言豈惟民十句都是引起之詞歸重在孔子二句豈惟民豦已含箇類字意天下之物莫不有同類也豈惟民哉故繼之云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物物皆同類也聖人之於民獨非類乎其形同其性同是亦同類而已矣但聖人能盡其性而踐其形出乎其類焉耳拔乎其萃就是形容出類的意思不是兩平說話既高出乎其類則是拔起於衆人所聚之中矣此泛說聖人的盛處然自生民以來不知有了多少聖人皆未有盛過孔子者聖人出乎民之類而孔子尤出乎聖人

之類也聖人拔乎民之萃而孔子尤拔乎聖人之萃也聖人是同中之異孔子異中之異矣其甚盛而蔑以加焉者哉○聖人者麒麟鳳凰也然麒麟鳳凰亦飛走於天之下者也聖人者泰山河海也然泰山河海亦流峙於天之下者也孔子其天乎故曰未有盛於孔子也聖人皆未有盛於孔子者矣而夷尹獨能盛之乎此孔子所以莫之能班也此孟子所以願學孔子也則其知言養氣而當大任亦不動心也其微遠矣哉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一節

此節言人之服王霸者亦有誠僞不同○自古王者皆得人心悅誠服此獨以七十子服孔子譬者孔子布衣耳初無勢力驅人尤見以德之意明白七十子亦無些勉強自然服他

丘垤流離困苦亦不忍去尤見得心悅誠服之甚○無思不服思是心思無一人的心思不服即此以德服人中心悅而誠服之謂矣

孟子曰仁則榮一節

此爲當時不仁之君說仁則榮是以榮歆動之不仁則辱是以辱警懼之若說仁人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豈以榮辱之故而後爲仁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一節

此說仁則榮之事貴德尊士者貴仁之德故尊有仁德之士也賢能便是士在位在職便是尊之賢未必無才而所長者德能未嘗無德而所長者才二者兼收正爲政刑之用耳故國家閒暇及是時便與賢能脩明其政刑可因者因可革者

豈可損益者損益天然後政皆仁政刑皆仁刑天下皆歸于吾仁而雖大國必畏之小國不消說矣○國家閒暇可謂無事了然須存箇有事的心康節子以太平時爲飲酒酩酊開花離披時候晦菴子以爲這處去危亡只是一間要兢兢如捧盤水方可保得此明其政刑所以爲不可緩也及字有汲汲之意書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者正如此○明其政刑是尊士的本意若只要士來備我之驅使供我之好樂則雖勞心焦思而士亦不至搜巖剔藪而士亦不出夢卜物色而士亦不具矣又何望於大國之畏哉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一節

此引詩與孔子之說爲證尊賢使能而明其政刑即能治其

國家者雖大國必畏之即誰敢侮之之謂也○易以姤次夬康節子云特哉特哉未有夬而不姤者防乎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伊川子云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而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若旣衰而後戒亦無及矣自古天下治安未有久而不亂者由其盛時不知戒也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未陰雨而撤桑土焉且戒之防之猶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

此說不仁則辱之章先時不能豫收賢才及國家閒暇便般樂怠敖政荒而不問刑苛而不恤則衆叛親離雖小國亦不

畏之不消說大國矣○及字亦有汲汲之意書曰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者正如此○爲一也知禍者未陰雨而撤桑土不知禍者火已作而猶怡然孔子順云燕雀處堂母子相哺竈突■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已也般樂怠敖而自求禍者何以異於焚死之燕雀耶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禍即辱福即榮榮以己之仁是福自己求之者辱以己之不仁是禍自己求之者○自求猶云自取此語是令人自反意不仁者往往以禍福為由於天由於人只怨尤不知反己無怪乎禍益烈而不可解也

詩云永言配命一節

此又引詩證福之自己求者引書證禍之自己求者仁則榮不仁則辱信乎其然矣○此下四章都是要君之爲仁也仁者天地之心生民之命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纔成箇君師纔成箇世道矣孟子苦心苦口惓惓要太平之開也如此歟

孟子曰尊賢使能五節

此五節汎言王者之政信能行此處纔是勉當時之君此節言待士必政五者皆是仁賢能是仁者尊賢使能是王者傳言爲仁之所必資也故以爲先○賢者曰尊能者曰使二字亦是不苟下的試看高帝於張良蕭何則尊之爲師而爲相韓信則使之爲將而不託以腹心此尊賢使能之效也啟浩則使之爲將而至於狼狽桓温則尊之爲相而幾於篡奪司

馬氏之尊能使賢亦可爲槩矣

此節言待商之政市字微讀廛乃市宅苑字作活字看取其廛之稅也廛而不征亦有法在内法而不廛亦有不征在内農是本商是末爲商而逐末者多若不賦其廛則民皆不務農而務商故賦其廛以驅之於農然惟廛之耳亦不征其貨爲商而逐末者少若亦賦其廛則民不樂於爲商而有無又無以相濟故但以法治之而不更賦其廛農商于是兩便

此節言待旅之政旅是行路的人旅人即不征亦有盜刼之苦北之旅刼於陸南之旅刼於水爲此防者每有三里之堡兩道之牆然守堡之兵不過近官之處而荒郊之遠則皆空盜之存其何以禦盜也牆塹之口不過百步之間而路口之

朋則尤馳馬之便亦何以禦盜也爲兩岸者亦有巡江之官捕盜之兵然官之巡者不過聞出以了虛文而兵之捕者則皆畏死不前之丁其勇敢者又有圖錢買放之弊亦何以禦盜也旅人之貨即不征於朝廷亦多歸於盜手矣莫若令南之各省御史被盜之人許赴察院告理即以盜之有無多寡定所在之賢否優劣則官無不巡江而兵亦無不捕盜者矣令北之府縣等官被盜之人許查所在堡分告理即責所在兵捕之如不獲盜斬其堡長以警衆則兵無不守堡者矣至於牆塹之口令各隨設堡處關之則既不妨居民之往來而亦便堡兵之守禦矣必如此而後劫盜可免旅人之行者其如歸乎

此節言待農之政耕者助而不稅是行井田之法也井田之

法極好但如今行之亦難蘇子瞻說井田難行處亦明且悉了況今去蘇之時又將千年世事久已定人情久已相安一旦欲復井田不惟事勢之難而人情亦多駭矣唯有均田一事可行均田者不是人人均受若干田也人人而受田此吾心所深願者其如不可遂何人人而受田則必裁奪富人之田富人之田可奪也其如貧人之不能守此田何雖設爲不許賣田之禁然諺云蚤閒聖旨晚間故紙禁之不得而貧人之田又復歸之於富人如何得人人受田也蓋均田者今之田畝起科輕重不同而糧差却不分輕重是之爲不均也莫若委廉能之吏丈天下之田而番覆抽而不遺險遠嚴治各役而必置極刑田形不合者斬弓數不對者斬不分荒熟之

鄉不分上下之等。密藏原冊以杜其更改。覈實總畝以均其起科。然後糧差之類一切均派。輕者同輕。重者同重。而天下無不均之嘆矣。又何須井田之復行哉

此節言待氓之政。此與前待商之政總是一項事。所以分兩項說者。只因當時待商有此兩層。廛與貨並征。已不是了。又舉罰游民者併取之。益不是了。故先說那征商不是處。意還求義。又說那條職的不是。都是信口說出。曰商曰氓。亦不必計也。宅不毛者有里布。是本受有五畝之宅。却遊手遊食抛荒而不種桑麻。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是不工不商之人。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税一家力役之征。市宅為積貨之所。原非可種桑麻之地。以

商賈爲業。又非無所事事之人。不可以宅不毛無職事罰之
也。故王者之世逐末者多。只賦其廛。便了。暴君汙吏忘其所
自來。謂市宅之民亦是宅不毛無職事者。又使之出夫里之
布。則重併矣。民焉得而不病耶。

信能行此五者一節

信能二字要重看。謂實實落落能行之。不徒虛文之粉飾。眞
若父母之待子弟也。故隣國士農商旅等民仰之若父母。率
其子弟攻其父母。就鄰國之君攻我說。子弟衛父母者有之。
未有與父母敵者。無敵於天下。是天吏也。天吏爲天之所命
人。孰得而違之乎。故士皆立其朝。商皆藏其市。旅皆出其塗
農皆悅其野。氓皆受其廛而仰之若父母。推至此。眞與父母天下矣。於王何有哉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此章大旨總在此句與先王一條所謂人皆有不忍以下是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凡有四端於我以下是要人皆法先王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不忍人之心是生生之心仁義禮智俱是生生之心也舊說以不忍作仁而謂仁統四端者誤矣

先王有不忍人一節

此說人雖皆有不忍之心而不能全體之全體之者只有先王故舉先王以為人立法○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斯字猶即字先王之心無物欲之蔽純有不忍人之心即有不忍人之政不待擴充而後能者此二句重下二句承此帶過到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有不忍人之心純是生生之

心也斯有不忍人之政純是生生之政也心內包得有仁義禮智政內亦包得有仁義禮智但此處未說明耳

所以謂人皆有一節

此是人皆有不忍之心的證驗不忍人之心是生生之心也怵惕惻隱雖亦是心之不忍然不忍之心亦未盡於此乍字皆字都不可輕看乍然之頃見孺子不待計較論量自然有怵惕惻隱之心此正是天機正是本心若在從容暇豫之時稍涉打點安排便非本心了○皆有者無分於賢愚親疎皆如此可見不忍人之心是人皆有之者矣○孺子事最易提醒人此與論良知以孩提之愛敬論不忍以牽牛之觳觫同個意思

由是觀之無惻隱一節

出是觀之是以乍見孺子皆有不忍之心觀之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不忍之別名不是有四箇心不忍是心之生生處有生方纔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隨感而見若心一死了豈更有不忍惻隱者不忍於陷溺而傷痛也羞惡者不忍於不善而恥惜也辭讓者不忍於私已而推去也是非者不忍於昏昧而辨別也總是箇不忍人之心而何都是反說以見其必有耳無此四者之心便不得謂之人既謂之人則必有此四者之心發

惻隱之心仁之端一節

此亦是說四者之心人所必有也蓋四者是仁義禮智之端仁義禮智爲人之所必有則四者之心爲人所必有也信矣

○問仁義禮智之名是如何陽明子曰性一而已運於天謂

之命賦於人謂之性主於身謂之心心之發見惻隱便謂之仁遇是非便謂之智自此以往名至於無窮只一性而已猶人一而已對父謂之子對子謂之父自此以往至於無窮只一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萬理粲然

人之有是四端也一節

此結上起下之語四端固我所必有亦君所必有者旣為人所必有則亦人所必能者傾自謂其不能非自賊而何又謂其君不能非賊君而何夫賊君猶盜賊也人而為盜賊其心乎不甘於賊君則當勉其君之擴充矣不甘於自賊則其擴充之者亦自不容已矣

凡有四端於我者一節

此教人以擴充之學四端不獨先王有之凡為人者皆有四

端於我也知皆擴而充之重知字上苟能充之重在能字既知得要擴充做去擴充之也知擴充是工夫之始能擴充是工夫之極充者滿也稍有一毫欠缺亦不是滿滿則仁義禮智無一之不盡而此心之體無一之不全矣○知充者良知也靈覺之妙也能充者致良知也妙應不窮也知充而若火燃泉達生生之心惡可已矣能充而足以保四海天下皆在其生生之中矣充之便與先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者一樣保四海便與先王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者一樣到此地位則於君爲全忠於已爲全人矣而何有自賊賊君之罪哉○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一節

此章先借曲藝當擇術以明人之當擇仁矢函巫匠俱重不

仁一邊矢不若函之仁匠亦不若巫之仁此無他術使之然也故人之於術不可不慎一有不慎便害了吾仁○術字該得廣不止矢函巫匠術不可不慎此意最重孟子一生受用萬古光明只從善擇術來

孔子曰里仁爲美一節

夫仁天之尊爵就人上指出天說不是將一天一人截然分作兩項仁者萬善之元萬善雖皆天之爵仁則統領之而爲爵之至尊不可以人爵形容晦庵子云得之最先天命之性合下是一齊稟受者未必先得仁而萬善在其後得也○濂溪子云天地間自有至富至貴可愛可求者亦尊爵安宅之謂也舍仁而言爵便是術之卑舍仁而言宅便是術之危矣

不仁不智一節

仁義禮智之人有了尊爵有了安宅何至爲人役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則天爵失而安宅曠不免爲人役了爲人矢人替人作弓矢亦是爲人役一般與其爲弓矢者由其擇術不慎而爲不仁耻爲人役者亦由其擇術不慎而爲不仁故遂承之曰如耻之莫如爲仁也

如耻之莫如爲仁

如耻之莫若反其可耻者而爲仁尊我之尊爵安我之安宅義禮智亦在其中而我可以役人矣何至爲人役而可耻

仁者如射一節

爲仁便是仁者仁者自家莫錯由己意射者反求諸己後纔發

云爲仁之機在我而無難如此人亦何憚而不爲乎○此章既云莫之禦而不仁又云反求諸己都是說爲仁由己之意仁固包得義禮智然人之所以不仁者只緣是非之心不明與羞惡之心不正耳故先云是不智也要人以是非之智而擇爲仁之術繼云如恥之要人以羞惡之義而決爲仁之機也如此而又不爲仁真人役哉人役猶人也真禽獸哉

孟子曰子路告之以有過則喜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本是善的何過之有只爲氣稟之偏物欲之累便有過若不知改則其過愈深將陷溺而失其所以爲人豈不可憂可懼若有告以過者因得知而改之復了本然之善豈不可喜子路以此喜聞過也

禹聞善言則拜

禹之心純是本然之善故不待有過只一聞善言便拜受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禹之下拜眞百谷王

大舜有大焉三節

大舜有大焉者子路以改過爲已之善善人告而改之是猶知善之在已而未能忘已禹以善言爲人之善感人言而拜者是猶知善之在人而未能忘人人已異視非善與人同者也舜則視人猶已而不以善爲在人視己猶人而不以善爲在已絶無一毫形跡之拘絶無一些爾我之分渾然一體而善與人同故舍已從人而樂取於人以爲善夫不以善爲在已則雖有子路之善爲亦不必於已之善不以善爲在人則

雖有禹之聞而亦不必於人之拜故曰大舜有大焉○舍己二句是一串說舜不以己爲聖舍之從人而樂取於人以爲善也○晦庵于此兩乎解似太分析且以舍己作舍己之未善不知聖人如舜更有何未善處或問上却云舍己是不恃立己○而虛心以聽人非謂己有不善而舍之則其說亦是矣不知何以又有未善之註耶

此說舜之取人爲善不特一時爲然其平生都是如此凡人樂善之心未嘗無及居尊位則此意漸微了○何者物欲攻之者衆耳舜至爲帝時還與耕稼陶漁時一樣此其忘己忘人之心眞有徹始徹終之妙矣○舜以聖人而爲帝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專猶取諸人以盡天下之善所以爲帝德

而不疚也若自任剛明决行不顧雖使得正亦終色厲矣光明則之不足稱乎
此又是說善與人同大順大化最妙處取善而未與乎人者
一己之善不足以為大與人而未盡乎人者一人之善亦不
足以為大也舜卻隨善而隨取隨取而隨與則是以一己之
善為千萬人之善已于是成人亦于是成所謂盡己之性而
參贊天地之化育者此矣其善不亦大哉
大舜有大焉至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源合作一陜看不可
分作三節大舜何是一總語自善與人同至與人為善總是
其大處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大字正應大焉的大字舜所
以為大者以其舍己從人取人以為善而又與人為善也人
既有以裕乎己又有以及乎人君子之善莫大於此故曰

大舜有大焉○晦庵子分作三節把舍己從人取人爲善作明其大而與人爲善又推開去看恐於舜之大處亦見得不甚明矣○大都看書者要先合着本文看使意思血脈易得貫通次乃分節看逐句看亦不妨若先節分句解不免隔斷有窒矣○晦庵子云近年以來看書者不復讀書之本文但擇取書中可爲題目之句以意扭揑妄作主張明知不是書意只取便於行文如此何緣得書義貫通也應文何望其有裨於心身而成莫大之善也哉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一節

此條歷叙伯夷之事總歸在是亦不屑就已是以不屑就爲結合前面許多說話都要與此相貫穿不是散散說的大意

云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故惡人者非其君非其友也不立其朝而事之不與之言而友之若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而皆爲之必與臣爲其惡惡之嚴如此推其惡惡之心雖與鄉人立其冠不正亦未爲惡也且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況惡人之浼又何如也肯立其朝而與之言乎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蓋以辭命雖善而其人則惡恐其浼己而不屑就之次之也若是者其不以就爲屑者哉

柳下惠不羞汙君一節

此條歷叙柳下惠之事總歸在是亦不屑去已是以不屑去爲結局前面許多說話都要與此相貫其實亦不是散散說的

大意云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君雖汙官雖小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其言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乎故油油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袒裼裸裎且不能浼而可與之偕也況汙君小官亦何浼於我乎故諸侯有援而止之者雖則卑汙亦不羞之而肯止也援而止之而止者其不以去爲潔者哉○君無明暗臣救便爲賢官無崇卑盡職便爲貴故汙君亦不羞小官亦不卑進不隱賢就於必以其道見之也本是賢者若進時依阿取容而不以其道便隱了已之賢必以其道則已之賢不隱矣○袒裼裸裎一段與上鄉人一段衎不恒忌鄉彼形兆之鄉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伯夷一於淸必有不能和處故迫切而隘柳下惠一於和必有不能淸處故褻慢而不恭○問隘與不恭是流弊如此否晦庵子曰這是諸先生恐傷了二子所以說流弊今以聖人之道觀二子二子多有欠缺處纔有欠缺便有弊所以孟子直說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曾說末流如此○君子不由此君子乃時中的君子若孔子是也不由是不由夷之淸不由惠之和蓋君子不隘不淸也而所由者時中之淸不由淸而隘之淸君子不恭不和也而所由者時中之和不由和而不恭之和不是由夷惠之淸和而不由其隘與不恭也隘與不恭豈在夷惠淸和之外乎○學者做工夫須從大中至正處下手纔好若入門不正而又未造其極害道亦甚大也學者

者未得其清而先得其濁矣學道者未得其和而先得其不

济矣夷惠安在耶故凡有悖於中庸者皆謂之異端也中庸此其至矣哉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此章論用兵是王者之兵法王道以得人心為本天時地利

歷歷推下只重在人和天時不如地利地利又不如人和可

見天時地利總不如人和也○用兵也要天時也要地利也

要人和但人和尤要緊孟子為當時用兵者只知有天時地

利而不知有人和故發此論以示人要人知所重不在彼而

在此○天心何處是於人心而已地險何處是固於人心

而已一得人心則天時地利皆在其中矣○時不時係天利

不利係地人心和不和係我在天地者不可必在我者不可自得乎

三里之城一節

此條明天時不如地利○三里七里是地利之至小者天時且不能勝則其大者可知矣

城非不高也一節

此條明地利不如人和○委而去之是人心不和委此城池兵甲米粟而去也雖有地利無人與之守矣亦何益之有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二節

此條極言人和之當得下是推人和之本在於得道蓋章首說要人和處已含有得道意人豈無道而能和者觀故曰二字可知矣故曰是承接之詞不是推原之詞也○域民三句一氣說下域民固國威天下者不在封疆山谿兵革而在得

道者多助得道失道不兩平重在得道遂得道之道亦只是仁而已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之為仁是之為得道人心未有不悅而助之者天下順之即是多助之至順是願效順之意未便都來歸也順之者至於天下親戚不消說矣叛之者至於親戚又何望於天下耶天下順之是人和也君子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叛有不戰戰必勝矣戰而必勝則民不必封疆而自域國不必山谿而自固天下不必兵革而自威地利皆無所事而天時亦不必恃矣人和之功如此故曰天時地利總不如人和也兵者其審所輕重哉

孟子將朝王一節

孟子此時在齊居賓師之位不與為臣者同君於賓師若有

所謂便當往見不可召之或賓師有時自來見則禮尚往來亦無害也朝將視朝齊王謂來旦將朝見群臣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是要孟子來見他分明以臣禮待之而為召矣

明日出弔於東郭一節

明日出弔是因未幾之時以明其非疾也出弔於東郭又是因齊之臣以致警於王也夫何東郭無轉移之道王亦無警省之機問疾醫來固王之不悟亦東郭之不悟也〇公孫丑不與之言景丑卻與之辯者要因景丑以悟王丑為門人久之當自悟耳

王使人問疾一節

齊王以孟子為真疾使人來問又使醫來治此意也好孟仲子合當以昔疾今愈而出弔為對使者復命時王必曰可出

邪獨不可來朝乎將自悟其召見之非矣乃對之以推詞而孟子之意終不欲遂之於王故不得巳而之景丑氏宿焉

不得巳而之景丑氏宿一節

不得巳者欲造朝則不可以應王之召欲歸家則又無以啓王之惛故之景丑氏宿焉景丑亦齊之臣亦出邪東郭之意○君之尊如天臣子更無可尊者尊之之道只是這點敬心敬君者成其君之尊可也惟仁義纔可成其尊仁義莫過於堯舜孟子以堯舜仁義之道陳於王蓋望其爲仁義之君望其爲堯舜之君而成其如天之尊者也此之謂責難之恭此之謂陳善之敬豈特齊人莫如其敬而已耶○天資只是個材質的孟子便把堯舜望他聖賢輔相之道自是如此相業

須從第一等事做起若以君爲不足與言仁義是要幹何等事也晦庵子曰君子上不敢慢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慢其民以爲不足以與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爲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其此之謂哉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一節

景子以君臣之禮律孟子不知孟子之於齊無君臣之分也君命召不俟駕之禮豈可曰不相似然

曰豈謂是與一節

晉楚之富此富字兼存爵在內富者於利無所不備仁統四端包萬善而於理無所不備故以仁對富爵者操予奪之權

義有裁制決取舍而操守物之權故以義對爵○天下有達尊五句是解曾子之意爵齒德爲天下之達尊德即仁義也晉楚有辭之達尊而曾子亦有德之達尊以此不慊於彼乃今我既有德而又有齒是有達尊之二王但有一達尊之爵惡得以一而慢二也解曾子之意只合云爵與德而兼云齒者又是爲自家張本耳○朝廷莫如爵要以君爲主莫如君之爵尊也鄉黨莫如齒孟子於王雖不是鄉黨然亦無朝廷之拘則齒亦在所當尊輔世是維持世道長民是表率斯民此事惟仁義做得智力終不濟事也惡得以一而慢二把一二較多寡爲屈伸不免有此英氣然對不知者說則亦不得不如此矣○晦菴子曰爵齒德三者不相值便各伸其尊而

無所爲一或相值便通視其所在而致隆故朝廷之上以伊周之忠聖元老而秖奉嗣王左右孫子不敢以齒德加崇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又拜手稽首于伊周之前矣其迭爲屈伸以致崇極之義如此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惟可與權者知之此說亦好

故將大有爲之君一節

齊王以一而慢二是不足與有爲也故將大有爲之君則不敢以爵位尊必尊賢者之齒尊賢者之德而有所不召之臣不召之臣就君說此臣字不是當仕有官職者如云市井之臣草莽之臣一般故不可召欲有謀焉則就之正是不召之也召之者則臣亦不與之謀矣其何足以大有爲乎

故湯之於伊尹一節

湯於伊尹桓公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是有所不召之臣也不勞而王不勞而霸則是大有為矣○尊王黜霸是聖賢的家法此以王霸並稱者取節之意耳○學焉而後臣謂臣之之時以學為先也重在學上學是以之為師臣亦不是卑之之詞不勞而王霸者君既盡其禮臣自盡其材臣既效其勞君自享其逸矣王霸之業不易易而成乎

今天下地醜一節

今天下地醜德齊無一個能關地無一個德稍優而大有為者由其好臣為己所教之人不好臣為己所受教之人是與湯或之學焉後臣者異矣故不足與有為而莫能相尚也[illegible]曰不勞而王霸乎

湯之於伊尹一節

管仲且猶不可召除卻伊尹者俱尹王者之佐其不可召固也管仲特覇者之佐宜若可召矣而且猶不可召況我之不爲管仲者乎○孟子非堯舜之道不陳便是樂堯舜的伊君有輔世長民之德便是富仁義的曾者如何可召得齊王若一意師承而有謀輒就則行王道而王其爲湯武者此爲行帝道而帝其爲堯舜者此盖奈何寒疾之託遂爲心疾之眞也而竟不可救藥耶○問孟子此時不可召後又爲卿於齊是何意思曰孟子願學孔子者其不可召而不慊可以止則止也可爲卿而爲之可以仕則仕也然雖爲卿而亦不受其祿則其進退亦綽綽有餘裕矣妙哉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一章

前日今日四句重在非字上夫子必君一於此言未免有一處不是皆是也不必云皆是義而所以皆是者則以其皆適於義耳○宋之辭曰餽贐辭之辭曰聞戒兩辭字重看餽之者有辭受之嫌亦有辭矣○齊未處在遠行亦未處在戒心既無所處則餽之者無辭受之者亦無辭矣○凡事都要有箇不得已的心不得已纔受一貨不得已纔置一物不得已纔用一件不得已纔爲一事便不到得錯處便也皆是矣○充義之學須是至義之盡一毫不可苟且稍稍苟且一時後來便漸漸不覺既苟於辭受則必苟於出處既苟於出處則一切辭受全糊塗而莫之省平生所學安在耶即此便喪氣

毀節臨利害時狐鼠之態一齊出矣卑哉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一節

此與士師不能治士章同筒機軸先提醒距心使之無所逃了然後其言可得而入○古者公卿大夫兼治兵民故云子之持戟之士不待三者一次失伍便殺之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一節

子之失伍是借失伍字說失職士之三失伍者其失伍也固多子之民凶年飢死而不救其失伍也亦多矣彼之失伍者固當去此之失伍者則當何以處之耶○此非距心之所得爲意以倉廩府庫皆公家之正不得專而發之耶○士大夫只要盡心得爲不得爲說不得此非距心之所得爲可謂不盡

心矣試看明道子説爲令之職必使境内之民饑年免於流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爲盡吾於扶溝經畫溝洫設學校以教邑人子弟皆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豈不是有命然知而不爲而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彼距心者何足以知此耶一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一節

士大夫受君之民而爲之養之猶人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牛羊盡要飼之牧地夜要飼之刈芻爲人牧牛羊者必就其人求牧與芻以飼之爲君養民者雖倉廪府庫不得專主而於饑年亦必就其君求發倉廪府庫以賑之求牧與芻而其人不與則當以牛羊反其人而不可立視牛羊之死求

倉廩府庫而其君不與則當以民乏其君而亦不可立視民之死也此不重在責距心之不去重在責他不求於王以賑民所謂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者矣○此則距心之罪亦是不求於王之罪不是不去之罪也求之而不得者固當去然亦有箇權宜之法易之益曰益用凶事無咎量宜應卒若汲黯賑河内之饑者亦無咎也可一槩曰去之是耶○我高皇帝嘗曰民饑而俟奏請道途往返遠者動經數月饑死者多矣自今天下有司饑年先發粟以貸民然後奏聞則是勿牧丸不待人求而人人皆可汲黯矣牛羊亦何至於立斃

他日見於王曰一節

爲王誦之誦已與此心而下之言所以諷王也此則寡人之

罪王亦只因距心之知罪不得已以罪自認耳雖是不得已然亦天理之乍明也柰之何人欲錮蔽而終不能改則亦終爲罪人而已矣罪人而可爲君乎哉

孟子謂蚳鼃曰一節

士師是理刑之官刑罰最繫民命稍有不中便傷君之仁且士師得近君有不中處便可以言蚳鼃之請士師所以似有理也然今數月而猶未言將以爲有待則數月之間豈無一可言者將以爲不敢言則士師之請亦何益也得言而不言與不得言而不去皆無一可者也此是激勵蚳鼃之意

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

蚳鼃不是泛諫是爲刑罰之不中諫王○致爲臣而去

亦知去就之義者自士大夫以官爲家去就之義擯而不講乃有老死於位雖蒙詬詈亦晏然不顧者甚有病卧牀褥猶日探除拜問調遷者是皆舐癰之罪人矣○宦途譬之於海百險偕焉逆之則危犯之則溺不知而不去謂之逆知可去而不去謂之犯舐癰此去若泝恬波而行與意舒捨舟而登陸矣

齊人曰所以爲舐癰則善三節

官守言責四句不重只以起下四句舐癰意也要點出癰是亦言責者不得其言固去之矣若我則旣無官守又無言責旣無職之不得必無言之不得可以進亦可以不進可以退亦可以不退進退之權都在我而不在人也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賓師與君不合亦終是去的但緩得些子不比那

官守言責的人恁急從不得便著去也齊人知此哉

孟子爲卿於齊一章

齊王勞孟子出弔特欲借以爲重凡百弔禮與都不收拾原故使王驩爲輔行弔禮事雖有有司諸人治之亦不嫌問孟子云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託辭也○孟子待王驩與孔子待陽貨是一箇家法君子待小人只如此最妙小人無如之何者明道于待王介甫亦是此法每論事心平氣和介甫多爲之動而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介甫執之益堅而與君子爲敵竄逐無虛日了明道嘗云新法之行亦是吾黨爭之太過遂成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若伏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爲害亦不至如此甚也眞得待小人家法矣

○陽明子曰聖賢待人亦有時而委曲其道未嘗不直也若
已爲君子而使人爲小人亦非仁人忠恕惻怛之心孔孟於
群小渾然不露圭角者正是不使他爲小人耳此所以爲仁聖然

孟子自齊葬於魯一節

充虞敦匠事是董匠人治棺槨木若以美然指棺槨各七寸
說晦菴子訓以美作太美時文且依他說愚意以者爲也不
與已通木若以美然者若爲觀美而然也故孟子云非直爲
觀美也正破此以美之疑

曰古者棺槨無度一節

古尺短不似今尺長棺七寸槨稱之是古尺之寸○非直爲
觀美至人心獨無校乎兩節相承說棺槨之堅厚非爲觀美

也然後盡於人心耳蓋必如是然後盡於人心然或無財又或法制不當得亦不得以自盡其心也須是得之爲有財然後得用之而盡其心得用之而盡其心者蓋以棺槨使堅厚庶不使土親死者之膚然後人子之心盡而無所恨矣於人心獨無恔乎正應然後盡於人心之意

不得不可以爲悅一節

此處重在得之爲有財得之是法制所得爲有財是財力有可爲古之人就周公制禮以後說吾何爲獨不然者吾今亦得之爲有財也何獨不如古人而用七寸之棺槨耶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

生變而爲死故云化土不親死者之膚則觀之纖常可歷然

遠而人子無窮之痛亦可以慰萬分之一也○始而自盡於人心終而曰於人心獨無恔乎孟子於此只要自盡其心而已矣豈有一毫爲人觀美之意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設有美物是天下所難得者若爲天下所難得者愛惜之而不以奉親是以天下儉其親也君子忍爲之乎此亦不過指棺椁說嗟嗟天下最難得者親也難得而亦易得者物也親死不可以再生物盡猶可以再得以猶可再得之物而思不可再生之親風木之悲宜不勝其痛矣君子之不以天下儉其親也有以哉

沈同以其私問一節

沈同問燕可伐不曾問以齊伐燕且是私問不曾以王命來若以王命來問則孟子必有以告之不只數燕之罪而已○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不得二字重看是以理法斷其不得也國家受之天子傳之先君有天子在不得而私之私便不忠于天子有先君在不得而私之私便不孝于先君不孝不忠罪莫大焉故爲可伐○燕是慕堯舜而爲之者夫挈萬鈞之鼎者烏獲以爲常而他人以爲勇游千仞之淵者津人以爲常而他人以爲神子噲子之而效堯舜是懦夫而挈烏獲之鼎稚子而游津人之淵也鮮不敗事矣○有仕以下借以爵祿私授受者說則可乎是以爵祿私授受者不可也然則以國家私授受者何以異於是私爵祿者

罪可誅矣私國家者亦可伐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一節

天吏是奉天命者天無言何以謂之命民心向背是也子噲子之私相授受民心決不安便知非天命所在○天以靈明生人人得天之靈明以有生故民心靈覺處即是天心吾人凡有舉動苟民心不與即是違天然民心與吾心本同吾心安即民心亦安故觀天心者卜之民心而已觀民心者察之吾心而已○春秋之義以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孔子曰懷惡而討雖罪不服齊以燕伐燕正懷惡而討者也燕人畔

此章合上章始而說燕可伐者豈爲齊謀乎禪繼之典天命之公也不得以私燕也終而說齊不可伐燕者豈爲燕謀乎

征伐之權天討之公也不得以私齊也聖賢大公至正之心與天合一之道亦見于此

燕人畔王曰吾甚慚二節

齊王慚於孟子是慚不用孟子之言○陳賈云周公不仁不知重在不智過齊王不知燕人之畔而取之周公不知管叔之畔而使之賈欲以此解王之慙故云請見而解之也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一節

周公不知管叔之叛而使之委的有過但其過是宜有者故孟子不以爲無過只云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詩云公孫碩膚德音不瑕亦宜乎之謂也○周公之過直以天理人倫爲重不論區區智識上兄弟至親不逆探其惡而使之纔得其道

若逆探而不使雖可免不智之過然無兄之罪却大了故周公之過宜有不宜無周公而無過便所得者小而所失者大論者將責其大而不錄其小是其無過者所以為過也周公而有過便所失者小而所得者大論者將取其大而不計其小是其有過亦可以無大過矣○問周公於管叔固是不逆詐不億不信者然卒為管叔之詐與不信所欺似乎誠而不明也曰此非所以論周公者周公以天理人倫為重是明在天理明在人倫聖人在天理人倫之外何忍著一此意見自不害其為明也管叔之叛其意外之變理外之事當初使他時他未必有此意故一向信任他若有一毫萌孽周公决不使之矣○愚謂周公之過固宜也不若併其過而無之夫何

以能無過也蓋兄弟之間不幸而有罪誅之則無以全恩不誅則無以全義若封建時倣舜之處象不論踈戚皆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受封者皆不得有為於其國即有欲叛者亦不得為叛矣是非逆探其惡也為天下建久安之策而亦欲保全此受封之人耳如此則公亦何至于有過哉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一節

孟子見陳賈特地撰出此議論到面前講必有個以古師今以君子文小人之意故又綴之以此其實不知為齊王解歎說也○古之君子今之君子俱是汎說的如日月之食四句是於過則改之上又說個不自諱豈徒順之二句是於過則順之之下又說個為之辭求要繳云古之君子其過如此此所

以邪於無過也今之君子其過如此此所以卒陷於有過也

故自愛者必以古之君子而自處愛人者亦豈殉以令之詒而救人哉

孟子致爲臣而歸三節

齊王足用爲善孟子亦不忍去齊但經時既久而道終不行

故致爲臣而歸○不敢請耳孟以義言之不敢復來請見然

以臣之心○言之固所願見也要之願見亦不是徒見願其道之行而已然

他日王謂時子曰一節

孟子欲去時齊王不曾留一時去未成他日見其未去而留

之此意已是不誠後欲子以萬鍾即是養孟子又是誘之以

利矣君於賢者惟明然後知其有益而不牽於一已之私惟

誠然能推心置腹而不牽於說邪之口區區利祿於賢者何

加也而足以解其行乎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齊王不敢自遜而托之於時子時子又不敢徑遜而托之於門人亦可謂知所尊者惜乎以利祿誘之而非真能尊賢者也孟子以此不受

孟子曰然夫時子一節

孟子曰然者然齊王有是言也彼萬鍾之養王豈以予欲富乎如使予欲富則前日爲卿嘗辭十萬之祿今日乃又受万鍾之養辭多而受寡欲富者必不爲是也祿既不欲富王亦不可以是留予矣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一節

此引季孫之說見得辭十萬而受萬者決不可也不得已而而又得萬鍾與自己不得而子叔又得者雖不甚同要皆是

不得於此而求得於彼耳○問子叔疑是不得於此而求得於彼龍斷是欲得於此而又得於彼者何以爲同曰不得於此而求得於彼者原其本心亦是欲得此又得彼也與龍斷何異耶

古之爲市者一節

此解龍斷之說重箇賤字曰有賤丈夫曰人皆以爲賤曰自此賤丈夫始不特一人以爲賤而人皆以爲賤不特篤禍於當時而又遺禍於後世其賤如此可惡之甚也欲富貴者與此一樣則是以士大夫之貴而下同商賈之賤既不能流芳於一世又不免遺臭於萬年亦可惡之甚矣○必求龍斷而登之是登高以望遠或此處無其貨則其貨便得利或彼處無其貨則其貨便得利于是以其貨至彼處易之又以其貨

至此處易之便得利甚多是將市利一網打盡了故從而征之然人人之爲商者豈盡如此乎後世則緣此遂征商矣○末要緻云齊王以萬鍾而留孟是亦市利之所在也予若辭十萬而受萬是亦龍斷之罔市利也則人亦以予爲賤丈夫亦以予爲異哉之子叔疑矣而予肯爲是哉○市井之人窮日之力竭智巧以爭錐刀之利人人自以爲得也吾于泰山喬岳之上而下視之不啻蟻蚓之爭糞壤耳是非彼之暗而吾之明也彼居其中而吾則立其表也然則破富貴之誘者必立乎富貴之表者也孰爲富貴之表義理是也大丈夫立于義理之喬岳下視蟻蚓之市井而明見富貴之糞壤則天下之富貴有不破者哉

孟子去齊宿於晝一章

客爲留行是不出齊王之命而私以己意假孟子者昔者四句重繆公上繆公於子思泄柳申詳待之雖不同然一則因人而遠其誠○則因人而盡其誠要皆繆公有以留之也○泄柳申詳亦不足倚君側之人求安者但繆公之側自有其人此段是帶引的其實孟子不屑以二子自處亦不止望王待以二子之禮者故後只云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是以我爲不及子思了非絕長者而何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雖是兩詰之之辭其意却是說子先絕長者而後長者絕子也○大丈夫不爲九霄之鵬則當豹隱南山之霧即時子之留出於王命者亦且羞爲賤丈

夫而不留矣況先絕長者之客而背爲之留哉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一節

尹士之譏有三段一曰不明二曰干澤三曰濡遲孟子只辨濡遲一段而於不明干澤不辨者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既然欲行道則不逆料王之不足爲湯武而且不是干澤也亦明矣

高子以告五節

予千里而見王不是欲干澤亦不忍逆料王之不足爲湯武意者王可爲湯武而因之行道濟時焉此予之所欲者不過故去豈予所欲哉不得已也

予三宿而出晝於尹士固以爲遲在予猶以爲速何者予猶望王之改其失也王若能改之則必來晝而反予矣

予宿晝而望王若此又出晝而王不予追予然後知王之不果反予而浩然有歸志矣予雖然豈忍舍王哉蓋王猶足用爲善若能用予亦可爲湯武者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惜乎不用予也且王所以不用予者特以其失之不改耳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身雖浩然而歸矣心忍恝然而忘哉○問當時王命時子傳言孟子却不肯留及出晝後又望其追不知何以追繳可留得白須看王庶幾改之除是王痛自刻責真有爲国爲民的意思要行孟子之道然後追繳可留得中国之寄万鍾之養都是虛文且是利誘也肯爲此而留乎○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是出晝時望也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是歸去後望也此處全要認得箇頭腦若頭

腦不在行道濟時上便似有他望一般

予豈若是小丈夫句一氣直管到末大丈夫處甚厚不居其薄孟子大丈夫也豈若是小丈夫然哉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孟子欲去之始而不忍去乃去之際而不忍舍既去之後而猶不忍忘此君子之所爲也惟君子然後知君子士誠小丈夫也只知諫君不受便悻悻而去窮日之力後宿耶豈知君子之所爲若此哉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二節

舊說彼一時此一時者孟子云我前日之言乃安常處順而未有所感因一時也可以不怨尤也今日去齊之時則吾道將廢而不得有爲又一時也不能不怨尤也愚意聖賢心事

始終是不怨不尤者若依此說則前日所言者不必其行之
類今日所行者不必其言之類能言而不能行怨天尤人全
不成箇聖賢了蓋彼一時也此一時也雖不怨不尤而憂世之志未嘗
忘也此一時也世不我用則道終不行雖亦不怨不尤而憂
世之志却無以自解也如之何不憂哉此則始終不怨天不
尤人而言行亦相顧矣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二節

此一時之不豫者蓋以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
者輔之是君臣際會自古皆有一定之期也今也由周而來
七百有餘歲以五百之數論之則過矣久當有王者興而不
興以亂極思治之時考之則可矣而天下又不見其治我雖

有名世之术而不得成济世之業是負古皆處其常而我獨處其變矣焉能無不豫哉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一節

此又言今日未嘗不豫也夫天未欲平治不重只以起如欲平治三句夫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則亦未嘗不豫矣○問天若終不平治而舍孟子則亦有不豫乎曰孟子亦只如此說以解充虞之疑耳若終舍之而不用此心亦決不怨尤不戚〻也憂世之志樂天之誠自有並行不悖者而何不豫之有哉○孟母亦嘗問孟子之不豫矣孟子曰道不行而毋老是以憂也母曰礼婦人無境外之志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礼子何憂乎賢哉母也亦可以津憂然何爲乎不豫

孟子去齊居休二節

仕不受祿雖不是古之道然孟子所以不受者蓋因始見齊王退而有去志若受了祿便為所羈而難去雖不欲必其去志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既不受祿宜乎去矣乃久於齊而不去者蓋以國有師命時方戒嚴而不可請去故久於齊要之非我志也○師命亦是託詞要去亦豈無機會但齊王足用為善屬望之意儘多以此不決於去○問前云予三宿而去晝猶以為速且云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今却云見王即有去志又云久於齊非我志者何也曰聖賢不潔身以亂倫亦不徇利而忘義不汲汲於留也亦不悻悻而去也此所以為仁之至義之盡者歟

上孟九卷終